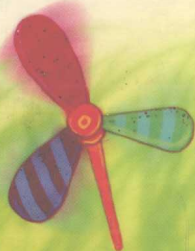


蚂蚁成长

原草 著

海燕出版社

mayi
CHENGZHANG



蚂蚁成长

原草 著

海燕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蚂蚁成长 / 原草著. — 郑州: 海燕出版社, 2005.3
ISBN 7-5350-2810-1

I. 蚂... II. 原... III. 家庭教育 IV. G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42960 号

海燕出版社出版

(河南省郑州市经七路 21 号)

邮政编码: 450002

电 话: 5724903

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海燕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6.375 字数 160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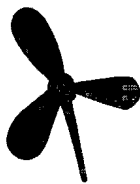
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 000 册 定价: 12.00 元



目 录

一、孤单·····	(1)
二、问与答·····	(19)
三、作家梦·····	(37)
四、爱是一把伞·····	(60)
五、童话·····	(82)
六、写作论坛·····	(107)
七、美丽的大自然·····	(124)
八、正在成长·····	(144)
九、谈心·····	(167)
十、尾声·····	(184)



一、孤 单

早上，何苗苗哭着不去幼儿园，侯香文拿不定主意，征求先生何庆秋的意见。

在家里，何庆秋自认是一个兵，女儿和媳妇都是领导。如果反对，媳妇会说孩子的想法要考虑，现在二十一世纪啦。言外之意二十一世纪要有新的夫夫妻妻、父父子子的关系。如果同意，媳妇准说你咋事事听她的，她是个孩子呀。

“庆秋，你说怎么办？”侯香文问。

“你看着办吧。”何庆秋说。

一听这话，香文心里就来气，家是三个人的，女儿是你我两个人的，让我看着办，你怎么能忍心不管呢。

“看，问你话呢，你没有自己的脑子？”香文放下梳子。

“你不是有脑子嘛，问我干吗？横竖都是你的理。”庆秋放下剃须刀，心里说，你常有理，这会儿想起我长脑子了。

“当然问你，你是街上走的陌生人，想听我还不问呢。”大早上争吵，一天不顺当，于是，香文把内心的火按下，使性子说：“我今天不去应聘了。”

庆秋也斜着刊登招聘广告的那面报纸说：“哼，说得轻巧，明明聘不上，却曲里拐弯给自己找台阶儿。”

“是吗，我问你，苗苗在家还是送幼儿园？”

“当然是送幼儿园。”庆秋走到门口回过头说。

“苗苗，快起来，妈妈送你去幼儿园。”

“不，妈妈，我的好朋友不去，我为什么要去？”苗苗帮

小兔穿衣服。

“谁是你的好朋友？”

“茜茜呀。”

香文反复叮嘱女儿一番后，这才下了筒子楼。

应聘是一种谈判。香文脑子里时不时跳出以前应聘时的情景。眼下应聘的这家单位是个独资企业，它的业务百分之七十在美国、日本、澳大利亚，百分之三十在国内。

这可是与老外谈判的好时机，香文兴奋地想。她对美国和日本市场有着按捺不住的激动心情。她要证实：中国人不是懦夫！以往，每每谈判时，她的自信、尊严、智慧、友爱和人格魅力，所有这些神奇的感觉都会涌现。不同的是她代表一家公司和另一家公司谈判，不久，她将代表中国公司谈判，而“中国”这个定语，将带给她无上的自豪感。

上午九点，侯香文在门卫处登记，她的序号排在第四十多名，心中不由得紧张：总共才招八名，奇怪，怎么今天一下子冒出这么多应聘者？

从电梯出来，是一个大厅，沙发上坐满了人，有人弓着腰在茶几上填表，也有人站着填的。一位工作人员不停地收发。香文从她手中接过一张表，心中打起退堂鼓：来这么多人，我能聘得上吗？

看着这些英俊自信的先生和美丽如云的小姐，她的心中竟有些羞愧！她惟一自慰的是比他们多些成功或失败的工作经验，可那一点点经验能作为与他们角逐的资本吗？

这时，那位负责收发的小姐说：“请各位把手中的表填好，交上来。叫到名字的参加面试。非常感谢各位的信任和支持。今天来报名的人数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，我们将从上午的报名人员中，选出意愿公司所需要的优秀人才。”



香文被这番话深深打动：不妨试一试。

从大厅到走廊，隔不远有一个镶了边的彩色照片。有的是最新设计的产品图样，有的是与文化名人的合影。地面是清一色的绿地毯。公司无不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氛围。意愿公司的员工平均年龄二十七岁，本科毕业的占百分之九十。这是一个多么年轻而充满朝气的队伍啊。

我一定要在这儿工作！当香文这么想时，便把填好的表交上去。

走廊上静悄悄的。香文穿越大厅，在走廊上逐一看墙上的画面，希望对这家公司有更多了解，待会儿面试的时候，能够对答如流。在看画面的同时，她也浏览走廊两边门上的牌子，有企划部、办公室、广告部、新产品设计部、财务部、国内市场部、进出口部、副总经理办公室。当她走到走廊尽头时，总经理办公室的门开了，从里面走出一位四十多岁的先生。

“你好！”香文微笑着说。

“你好！”他迅速在记忆库里搜索一下说，“我们见过面吗？我想不起来了。”

“我可以向您了解一下公司的情况吗？”香文直截了当地说。

“了解什么？”

“营销。”她被示意坐下后说。

老板桌上的电话响了。是董事长吗？那边问。是我，他说。另一部电话响了，他拿起，刚说一句，手机却响了。

打完电话，他坐下说：“问吧。”

“本公司是您一手创建的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不简单呀！”香文目测着特大的地球仪说，“您从零销售额起步，发展到今天，年销售额是多少？”

“将近一个亿。”

“国内的销售呢？”

“三千万。”

“目前，经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与同行业的竞争吗？”

“不是，没有一家公司竞争过我，我最头疼的问题是很多货款要不回来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该我问你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公司现在最缺什么？”

“人才。”

“是呀，我是个人才，对您的公司来说是个难得的人才，我有能力解决您头疼的问题。”

“你？”

香文果断地说：“公司不是正在招聘吗？我是来应聘的。”

苗苗忙碌得像个抗洪救灾的战士，一会儿把小白兔从床上救下来，一会儿把枕头从正在泛滥的墨水中救出。还好，小熊只是湿了脚，苗苗赶紧给小熊穿上她的袜子。床上的单子染上了颜色，苗苗摊开手，很快把自己的绘画作品放在被墨水淹过的地方……

香文推门走进来。

“妈妈，你相信我吗？”

“你怎么搞的？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！”

“妈妈，这不是我弄的。”

看着女儿期待的目光，香文耐心地问：“是谁？”

“来咱家玩儿的一个小朋友。”

“谁呀？”

“我不想说。”

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不是故意的，是第一次做错事，我怕你不会原谅他。”
苗苗认真地说。

“我会。你干吗护着他？”

“因为前天，你把我锁在家里，没有人玩儿，他来和我玩儿。”

“门从外面锁着，你们怎么玩儿？”

“他趴在外面，我在屋里。他给我讲故事，我也给他讲。我们俩一起做游戏，他当大灰狼，我当小兔乖乖，我就是不给他开门！”

幸亏没打苗苗，香文想，爱玩爱动是幼儿的天性。孩子有孩子的想法，成人有成人的观点，做父母的应懂得换位思考。

“换位思考？”庆秋问。

“对，站在对方角度思考。比如丈夫回家，希望听到妻子亲切的话语，看见她轻松的微笑；孩子回家，希望父母理解他的行为，欢迎他的朋友；老人看到已为父母的孩子，期望他们过上美满和谐的日子。”

“妻子呢？”

“当然是希望回家的丈夫有责任心，能够教育孩子。”

“我懂，你想让我帮你教育苗苗……”庆秋端一块香皂去公共洗间。

“什么叫帮我，孩子不是你的吗？”香文跟着去洗手，“男人不会教育孩子，要被人看不起的。以后的社会，女人越来越欣赏和孩子玩儿的懂得教育的男人。”

媳妇的理论一天一箩筐，三毛钱一勺，快贬值了。庆秋不做声。

“回来啦。”人们在过道上打招呼。

邻居进来洗菜，香文腾出一个水管。

“茜茜搬走了，苗苗没人玩儿啦。”邻居说。

“可不，她像霜打的茄子，整天闷闷不乐的。”香文说。

“城里小孩，没人玩儿，容易得孤僻症。”邻居说。

“这怎么办？”香文自言自语。

进家后，香文爱屋及乌地说：“苗苗，你有一个新朋友，妈妈替你高兴呀。”

“你高兴什么呀，他是来这儿当客人的，今天上午走了。现在，我又退回到那个孤单单的苗苗。”

苗苗说的客人是楼上邻居李想的小表弟。李想上小学三年级，他父亲李峰单位正在盖房，他们是去年搬来“过渡”的。

“你不孤单，以后爸爸陪你玩儿，妈妈给你讲故事。”香文说。

在吃饭桌上，香文疼爱地说：“苗苗，菠菜有营养，你多吃点儿。”

“不。”

“听话，妈为你好，你为什么偏偏和我打别？”香文求救般望着先生。

庆秋看一眼苗苗。

“苗苗，菠菜里有维生素A……”香文说。

“妈妈，我咋没有看见维生素A呀？”苗苗说。

“唉——”香文叹口气说，“总之，我是不会害你的，多吃绿色蔬菜对你的成长有好处。”

“我吃，这你该高兴了吧。”苗苗慢慢腾腾夹起一根菠菜。

“作为奖励，我给你讲一个故事。”香文很快兑现她的许诺。

“好呀，”苗苗立马说，“爸爸，你不许说话呀。妈妈快讲，是啥故事？”

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。”

“红军是男孩，还是女孩？”



“解放军你知道吗，解放军最早的时候叫红军。红军爬雪山，过草地，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……”

“他们为啥不坐火车？”

“那时候没有火车。”

“红军爬雪山，是不是为了堆雪人儿？”

“不是。红军在大雪皑皑的环境下行走，几天几夜吃不上一口饭菜，马都累死了。”

“咦！”苗苗惊奇地说，“我给红军送点菜去。”

“好好吃饭吧，苗苗。”庆秋看墙上的表，只要女儿在家，每顿饭至少吃一个小时，又看女儿筷头的那根菠菜，到现在还没有送进嘴里。

“妈妈，爸爸说好好吃饭，没有说好好吃菜呀。”苗苗很快把饭桌上的母女矛盾转化为夫妻矛盾。

“都怪你，不吃菠菜，害得她也不吃。”香文埋怨道。

“我没让她不吃！”

“你要带头，她肯定吃。”

“废话，你不是带头了吗，她怎么不吃啊？”

“你讲不讲理？”

“你讲不讲理？”

苗苗坐在地上，抱着小熊哭：“苗苗好孤单哟，呜呜……呜呜……苗苗没有一个朋友玩儿，呜呜……”

“苗苗坐椅子上，地上凉。”庆秋弯下身子说。

“刚才说爸爸陪苗苗玩儿，妈妈给苗苗讲故事，爸爸妈妈骗人，是两个大灰狼。苗苗没有朋友玩儿，苗苗好孤单哟，呜呜……”

收拾好锅碗瓢盆，香文送女儿去幼儿园，路上，李想边走边踢一个空饮料盒。

“妈妈，我要和茜茜玩儿。”苗苗说。

“好，但愿她在。”

茜茜上幼儿园，三天打鱼，两天晒网。

走到幼儿园门口，苗苗遇到茜茜，俩人亲热地说话。

“茜茜，我想你。”

“我也想你，”茜茜伤心地说，“苗苗，我爸爸永远不回来了。”

“他‘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’就回来了。”苗苗说，“我姥姥说人哭多了，眼睛会瞎的。”

“我不哭。”

“我想了一个办法。”

“什么办法？”

“把我爸爸借给你一天！”

“我妈妈不喜欢借的东西，我自己找爸爸。”

“我帮你找！”说完，苗苗口气降下来，悄悄说，“我妈不让我管别人家的事儿，真讨厌。”

“我找个爸爸，帮我家灌液化气，帮我妈修自行车。”茜茜和苗苗手拉手走进教室。

香文和小董离开幼儿园，边走边聊。

“茜茜好吗？”香文问。

“她天天吵着找爸爸。”

“孩子太小，你多照顾她的心情。”

小董的眼泪扑簌簌滚落下来。

“高考落榜，我难受好几天。初恋失败，我伤心过好一阵子。接洽的第一笔购销谈判，竟以三万元的高昂学费亲历被骗，我简直最最倒霉！”

“小董，我理解你的痛苦。我只想说，所有的不幸，在几年后回首，无非是一个坎儿而已。”



“我哪能跟你比，你先生这么爱孩子。”

“人要学会自我调节。”香文说。以最不幸的人作参照物时，人人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。

“谢谢你。”

“晚上，我把茜茜接到我们家，好吗？”

“不用了，谢谢。”小董忧伤地说。

春日的阳光穿过错落的枝条，铺在宽敞明亮的人行道上。香文的影子叠在枝条上。

小董沉默后说：“我不去四合院。”

说是四合院，其实是两栋筒子楼与一栋住宅楼的后墙围成，像一匹马的“匹”字，中间有一片供儿童玩耍的空地和两棵高大的杨树。

香文说：“去公园好吗？苗苗说她非常想念茜茜。”

一天早上，香文把苗苗送到幼儿园，一个人走在返回的路上。她想起第一次求职应聘的时候，主考官问她：“你的人生什么最重要？”

“与众不同。”

“怎么样与众不同？”别人回答要么是事业和机遇，要么是金钱和经验，她的答案是有点与众不同。

“活得与众不同，比如别人怕吃苦，我不怕。”

“好，你被聘用了。”

接下来的工作对侯香文而言是个严峻的考验，他们一行十多人被派到一个中等城市开展工作。

一周后，有人签合同。两周后，除香文外，每人都签了合同，少的五百元，多的一万。在那个周末的晚上，大家谈笑风生，欢聚一堂。

第三周，香文租一辆自行车，单枪匹马去谈判。在谈判中，

她始终恪守的原则是保持做人的尊严。

这一周，她很累，也很充实，虽然手中没有一份合同，但预感到成功即将来临。

第四周结束时，香文签到三份合同，合计六万元出头。当她把合同交上去时，会场炸了：后来者居上！她是惟一提前一个月完成任务的人。

初次品尝成功的甘甜，香文给家人写信说：真的，真的，成功并不难，只要保持做人的尊严。

这就是刚踏入社会的侯香文，是她人生的第一份工作，头开得好，后来的工作也能触类旁通，得心应手。

香文接到电话，立即前往直意公司。负责面试的经理说：“你的情况我已经明白了。因为以前做过市场营销方面的工作，你还是到国内市场部工作比较合适，你说呢？”

“行呀。这是正式的聘用通知吗？”香文问。

“不是，还有复试，你等消息吧。”

香文微笑着。

“你应该见一见季祥副总经理，他是主抓国内销售的。”这位经理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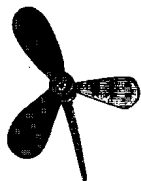
“他在吗？”

“季总去北京了，大概后天回来。”

走出意愿公司的大楼，香文想，我的情况他已经明白了，他是看了我填的应聘表吧。“你还是到国内市场部工作比较合适。”听口气好像我通过了似的。他提醒我见一见主抓国内销售的副总。那么，季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

在儿童活动室，张旗和张伟两个小朋友为夺一块积木打起来。张旗妈妈恰恰看见张伟打她的儿子。

唐老师正对两个小朋友进行批评教育。



张旗妈妈走进去一把拉过儿子，大声说：“你真窝囊！他打你，你也该打他呀。今后谁再打你，你就还手！”

唐老师转身，马上对这件事做解释，说明事情前后经过。

张旗妈妈勉强笑一下，说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让我们家张旗不要学得太懦弱。经常吃亏，他会变得很无能。”

家长们陆陆续续把孩子接走。唐老师针对这件事，和留下的几位家长讨论。

同意张旗妈妈意见的人说，我孩子太老实，该反抗就反抗，该出手就出手，不能吃亏。保持中立的人说，我不会让我儿子先动手的。个别人说，我先问清原因，谁错就批评谁。

“有人打你，你就还手，这是不是一种教育方法？也是，可问题没有解决。”唐老师困惑地说，“家长们竟没有提到孩子们要互相谦让，都谁也不让谁，那我们幼儿园的品德教育怎么经得起诸位家教的摇晃呢？”

从幼儿园出来，香文和女儿走进街心公园。

“妈妈，我没有一个朋友。”

“妈妈是你的朋友。”香文说。

“你不爱花，能当我的朋友？”

“我爱。”

“你喜欢小蜜蜂吗？”

“喜欢。”走了几步，香文又说，“苗苗，茜茜不能来咱家玩儿。”

“妈，我好孤单。”苗苗看上去比小董还要忧伤。

“你不孤单。”香文心疼地说。

“我没有朋友玩儿，一个也没有，苗苗真的好孤单。”

“你和院里的大姐姐大哥哥玩儿。”

“他们不和我玩儿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们不喜欢和比自己小的人玩儿。”

“哪个说的？”

“我猜的。”

“你猜的？”

“是呀，我就不喜欢和比我小的人玩儿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唉呀，你真笨，这都不懂！你喜欢和比你小的人玩儿，难道？”

“我？”

小时候，香文和比自己小半岁的女孩玩儿。她们把椅子围成圆圈，闲置的东西放在里面当日用品，那女孩当售货员，她当顾客。

上小学时，她性格内向，不爱说话，头发长到脖子下面，还不会梳理。

她人生的转折是从求职应聘的第一份工作开始的，紧接着，升迁后第一笔购销业务被骗，竟给她补上一堂课：社会是复杂的，人是复杂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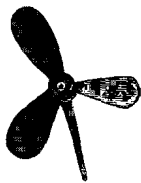
这次应聘，将是她人生的又一次转折。

夕阳的余晖照在香文脸上，她期待着更大的谈判场景，那儿是她的舞台。

回到四合院，苗苗拎起玩具铲子和小桶来到楼下两堆沙土旁，一堆是苗苗的，另一堆是茜茜的。以前，她们俩提一桶水，沙土变成馒头和米饭，再捡一些小石子，当肉吃。苗苗喜欢当妈妈，茜茜乐意当孩子。旁边有两只小狗假装啃骨头，衔一根小棍争来夺去的。苗苗把小狗的“骨头”捡进桶里。

庆秋进门，先开电视。

“你看李峰，”香文说，“回家就关心孩子，把教育孩子当



成一件大事。”

“他和他媳妇在吵架，你知道为啥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说明他有缺点。”

“你怎么光看人家缺点？”

“那你为什么光看我缺点？”

香文关了液化气灶，拐回来说：“我不跟你理论，你抽空陪孩子玩儿一会儿，好吗？”

“我小的时候——”

“怎么又是你小的时候，我咋给你说不通呢。你小的时候，姊妹兄弟好几个，一家就是一个小型幼儿园。现在不同了，一家一个孩子，观念自然要变。”

“你懂得多，你跟她玩儿。”庆秋在外面累了一天，作为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男人，挣钱是他的天职。在心目中，他早把女儿交给媳妇管理了。

“我刚接她回来，不是慌着给你做饭吗？”

“给我做饭，你吃不？说的比唱的都好听。”

香文不理睬这句煽风点火的话，接着说：“我不能一边做饭，一边跑楼下跟她玩儿吧？”

“你先陪她玩儿，再做饭嘛。”

“什么意思你？”伤心的感觉一股脑儿冒出来，她不知道他从什么时候起变得这么淡漠而固执。香文拭去眼角的泪说：“我告诉你，我不是一个没有感觉的人，什么意思，你说吧。”

庆秋看着媳妇，心里话，女人就这两招，不是唠叨就是哭，像港台电视剧，看得人没劲。他扯下一团卫生纸递给她：“你的意思我算搞明白了，白天，我挣钱养你，晚上回家，我当保姆陪孩子玩儿。”

香文生气地说：“我是这意思吗？除了在苗苗的问题上要求